書頭

莊子

十

疏云緇黑也林樾茂蔽日陰沉布條如帷幕故謂緇帷壇澤中之高處也其處多杏故謂之杏壇

文粦交俱也

編云土地寬廣而平正名之曰藪

莊子鬳齋口義卷之十

鬳齋林希逸

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

齊等也許慎云齊爭之民也
如淳云齊民猶平民也

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眞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車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卿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

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
之理也吾請釋吾子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
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
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
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
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
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

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
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
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
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
窮匱人倫不飭百姓煩亂天子有司之憂
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
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齋
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

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揔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也細帷林名也揄被揚被也選人倫者揀選其理以教人也遠哉其分於道也離於道遠也鞿鞿船船也反走退行數步而後進也緒言微言而未盡也幸相在者言終以殺軌某也理人人同得之也釋吾之所有者言釋去吾所有之道也經子之所以者脩陳世人之所宜知也釋放下不說也經脩陳也四者自正其職也四者離伍相侵其事

也一官各治其一職人人各憂其所事憂
思也詩曰職思其憂是也乃無所陵乃不
相陵奪也徼賊不屬不繼也功美不持不能持守也春秋後倫朝
有無功也不持不能持守也春秋後倫朝
觀失序也天子有司天子之公卿也非其
事而事之謂之擾非已事而強爲之自鄶
以下無譏焉
擾也莫之顧而進之不使之言而強進其
言謏口才也析離宅人之交親
賊害之也稱舉許僞者譽其所不當譽私
爲欺詐也敗惡猶毀辱也毀其所不當毀
也譽出於私意爲姦而已矣賢姦也以
顏色投人之好曰顏適無善無惡皆欲其
悅己故曰兩容巧佞人之意之所欲而潛引拔
之長其惡也此險人也八疵者言凡有此
大疵病君子不友者君子不當與之友也明
君不臣者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好經大事

憮然疏云憮誅貌
荀子解蔽篇夏首之南有人
曰消蜀梁其爲人也愚以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
爲伏鬼也仰視其髮以爲立
魅也背而走至其家失氣
而死豈不哀哉

喜經理國家大事也紛更變異以易其常
法自欲高立功名挂高也叨忝也專用其
貪者也狠狠戾而不受諫也他人雖有善
以其不同己亦以爲不善自矜誇也此四
者人之大患也能去此疵患方可學道故
曰始可教也此皆子處人世所宜用
者故曰子之所以以者用以自檢點也

子憮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
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
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
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

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
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
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
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
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飾而幾於不免
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眞還以物與人則無
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

不知所失者言不知何過也四謗魯衛宋
陳蔡四辱也處陰處靜道之喻也審仁義

之間辨說仁義不同之理也同異際是非
之分也動靜之變隨時之宜也受與之度
辭受之節也好惡之情喜怒之飾講明情
性之理也漁父之意謂夫子之爲此皆爲
人而非爲己所以不免於四謗若能其身
而守其本眞自然之道而無物我之對則
無所累矣還以物與人者言以外物還之
於人而一歸之自然則物我不對立也今
不求之於身而汲汲於爲人是務外而不務內也

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眞客曰眞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
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
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眞悲無聲而

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僞而晚聞大道也

誠感神之意也強哭強怒強親真悲真怒真親此六句其精切真在內者神動於外言有諸中必形諸外神動者精神感動於外也事親以適親意也功成之美無一其迹者功成而不有無一事而有其迹也不選其具者不擇其味也無問其禮麤其易也寧戚也禮者文飾於外故曰世俗之所爲真者天命自然之理也法天貴真而不

文將云願先生不以教不肖爲恥比我於弟子之列而教之

狗於俗者不以我世俗之所好爲抱也物之不相似者不知其所以然也故曰不以人合天也不知天爵之貴故俗所化故曰以俗合俗而甘爲祿祿而苶爲流俗所化故曰祿祿而受變於俗如此之人不足言足言常慊然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愼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

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子路傍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王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大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嘆曰

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哀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應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

敢不敬乎比之服役言比之弟子也舍所
舟泝流岸二而去問其居也延緣葦間以橈擧
去遠也如此此四字書爭也水波定無
逆立以對面立也拜而應者子植曰拜也湛
於禮義有間者言汝浸潤於禮義之學亦
有時矣彼非至人豈能使下人不精不得其真者猶誠自屈以求教
於人焉幾可聞真實之論也此一句乃爲
學之本故長傷身而有損也萬物之死生皆在一道之中
漁父有道者也吾尊其道所以敬之○自
讓王以下四篇其文不類莊子所作讓王
篇中猶有一段漁父篇亦有好惡盜跖
篇比之說劍又睡直矣據盜跖篇今謂等

雜篇列御寇第三十二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

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遨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則胡可勝言乎且夫種有幾得水則爲繼得水土之際則爲鮫埃得鬱棲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鴝掇鴝掇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之雨水土之氣其名爲烏足烏足之根爲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草馬唇馬足生乎牛黃與雞交雞出乎九猷久竹生青寧青寧生虎虎生人人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竢

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性又無謂也與汝遊者莫與汝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相雋也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泛若不繫之舟虛而

觚利也有益也財長也

遨遊者也 奚方而反言在何處而回也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曰女安而門之言內誠不解誠積於中而未化也解化也謙動也形謀形容舉動也成光皆有光儀也即積中發外之意而此以爲首迹之學外鎮人心者鎮服也言我未能無迹故人得而見之所以心服而敬我也趙州曰老僧修行無力爲鬼神覷破即此意也貴者老者則人所敬我今非老非貴其人反輕彼而敬我言敬已在於貴老之上也整聚也積也此等事積而久之必成德害之言名迹愈露則不能逃當世之患也多餘世之贏言其求利唯欲多欲有餘而已贏利也初無權力量一者則能輕重人賣漿微者也而能敬我如此

況爲君者身方勞而智已竭必將求我而用使我効其成功此所謂鑿其所憑患也效獻也督人喜之故曰善哉觀乎言汝於此具一隻眼也又曰汝此矣謂不必出遊矣人將歸向学汝而辭師矣處止也已助字也保守也歸者歸而宗其門也此一保字便已有不足之意蓋督人之見又高一層也户外之屨滿從學者衆也敦杖鑿之乎顪竪立其杖而杵之於顪也鑿杵也實者主實容者也提屨而後入急於迎督人故不及穿屨也發藥者言教誨開發而藥石之已矣休言之意我前此已言人將歸汝矣汝不能使人無保汝者即所謂忘我難也而焉用之者言汝之所爲何以至此也人之感動而忧豫於汝者必汝不能自脩飾異出貶乎其外而致然也故曰感豫出焉也汝既如此非惟形見於外者不能自隱必且感觸搖動汝之本性其於身尤無益也又尤之意也與汝遊者汝之朋友也所學未至其言淺近故曰小言其言皆能爲人之毒害又無以與汝相擴正者則汝終無所覺悟誰復問汝爲如何也相捐棄也相借問之不意也凡世之人其巧者必自勞其智者必自苦唯體道自然而不用其能者則於外物無所求祖飽食嬉遊而已爻步若不繫之舟言其心無所係著也其歸結即在一虚字上虚則與太虚爲一而遊於物之初矣無能即無爲之意也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爲傴河潤九里

澤及二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寃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爲秋柏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巳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捽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詩伶伶歌詠也祇

三年也恰三年也河澗九里以比喻其澤及人之廣也以其餘養使其弟從墨者而學墨者而緩爲儒而弟翟爲墨學既不同遂有辯論之異父愛其弟而助之緩怨其父而自殺遂見夢於其父曰資給汝子以爲墨者而墨者我之餘澤也今兄弟既爭而自殺我之瓊上杕柏已成而生實矣言其死之久也良或作埌音浪冢也闔胡嘗視其良者言何不視吾冢而闔胡皆何也舉此寓事莊子遂從而斷之曰緩以爲使其弟學墨者是墨者我也而不知造物之於人自有報應之理不以人之能者爲應而以其人之所得於天者爲應彼之學墨而能墨者是造物以其天應之非汝以人力資給之而能也彼故使彼之上彼字衍造物也下彼字指其弟翟也夫人指緩也以巳爲有以異於人謂以其

莘摯也莘音肘拔也

學孺而澤及二三族有遁人也以賤其親者怨其父也言天實使彼能墨而緩乃以驕已能而怨其親是不知天也井泉出於自然著也相忘相爭拔也齊人飲於自然之水而因水相爭此水豈汝之私有邪其所見亦與緩同今世之人皆不知天而以私意自爭故曰今世之人皆緩也看彼故使彼井飲以下言語便是莊子文章讓王而下四篇安得此語有德者且以造物爲不可知而況得道者乎莊子之言每謂三層之上更有一層故以有道有德爲分別遁天之遁棄其天理刑者得罪於造物也此句責緩之徒也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人也右之人天而不人也所以安者自然之理也所不安者人爲也勿言難者謂難於忘言也知道而至於忘言則與天爲徒矣知道而未免於言則未離於人爲猶有迹也古人則純乎天而不人矣之即也往也之天歸於人之意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戰也言竭其千金之資也學難成而無龍可屠此意蓋自喻莊子之道廣大而未有所施也聖人以必不必故無衆人以不必

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
不可知者也以不必者爲必即知其所不知也無兵無爭也衆人以不可必之事而自爲可必故多爭競也用兵爭之大者故舉其大者言之人若順其爭競之心則其行於世者常有求敵之意言物我不能忘也故曰順於兵故行有求以知力之異而自恃即必至於亡其身而後已故曰兵恃之則亡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導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休乎無

乎無何有之鄉 郤曲隙也 簣遺也 竿牘往來相問之書也此皆蹇淺不足欲兼濟天下輔導萬物以合於太一之始豈可得耶形虛即無形也其所無形之狀小夫者蔽其精神以此爲智而見若是則上下之宇古今往來之宙旦暮迷惑而不知有太初自然之理也惟至人則歸其精神致於無物之始而安處乎無爲之地耳 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爲知在毫毛而不知其實出於無形言自無而有也及其發泄而去也人又不知其歸於太清也即太虛也此意蓋以庸人不知

事物之終始如觀水然故曰三知在毫毛言
其所見者小也悲哉三字在下之上嘆其見小也
之理也悲哉乎太寧太安也即無爲自然
句汝爲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
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
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音益
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
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
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
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

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困窘織屨言貧賤而自織屨也槁項黃馘
被耳也痤亦癰類也癰痤在上痔疾在下
醫愈下而愈厚也以舐痔得車鄙之言
其汚辱不足貴也
爲負幹國其有憊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
且飾羽爲畫從事華辭以支爲旨恕性以
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
以上民彼宜汝與予顧與誤而可矣今使

誤而可矣者文粹云但繼兩繼句與乏以供養之禮則其

誤猶之可也○今者今以爲貞幹
易乾文言貞者事之幹也貞固足以幹事
崧高詩維申維甫維周之幹
幹體也

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
君休之貞固足以幹事詩曰駿邦之幹貞猶賢輔也有慶者言國之幹病
可得而醫也極危也殆哉極乎危之甚也畫絳色也物既加以朱色而又
以羽飾之言其文不飾之甚也華靡華靡之言也以文爲貞謂其所主之意不知本也
忍性矯激也視民臨民之上也不知不信者自不知其不真實也受乎心者其心著乎此也著乎神者其神識以此爲主宰也
夫何足以上民者言不足以長民也彼指夫子沒指哀公也言謂彼有益於汝乎故曰彼宜沒願養也言汝若以彼爲賢而養之無益於汝必誤於汝誤而可者猶言誤則有之也今若陝國中之民皆離眞實

呂註揚子曰畫人之過火夜人之過多宵即夜之謂爲道未至乎光大而不免內外刑者猶爲宵人耳
循本宵人即小人曰字通用漢書毋通宵人是也

而學許僞非所以教民也視教示之也若爲後世而慮不若已之休已也難治
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
以事齒之神者弗齒爲外刑者金與木也
爲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
訊之離內刑者唯眞人能之民可以不治治若有心
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
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有心而治者也施
施政也布陳也天布即天經也有心於施
政敎則非天經矣莊子曰小人爲士者
必不肖與之爲齒縱因事偶然稍與聚會

文選四十一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云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註蔡曰三木在頸及手足也銑曰三木謂桎梏也

而爲齧刻而其胷中之神亦有不樂之意譬彼有爲之人有道者亦不肖與之齒矣此蓋以商賈險仁義之學者外刑者刀鋸三木內刑者動與過言人身之舉動過失訊鞫問也陰陽食之者有造句形下句也離麗也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獵而達有堅而緩有緩而鉏胡旦反又音干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厚貌深情言矯飾之貌未易見隱伏未易測有負難朴愿而情實求益利者有似堅剛而實軟弱纏繞者詩云昔爲婦中亦抱所長而外不似有能似也有柔順獵急而反達理者有似堅剛而實軟弱纏繞者詩云昔爲婦中亦抱所長而外不似有能似也有柔順獵急而反達理者有寬緩而實褊急者此皆言人之不可知也其統義若渴者言其進銳其去

揖音綃急也疾也輕也

文選二十五劉越石重贈盧諶詩綃句云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註蔡曰百鍊之鐵堅剛而今可繞指自喻經破

敢而至墨翟也

虢云考父宋大夫也十一命
大夫再命卿三命
羅勉道曰正考父孔子十世
祖也事見春秋傳而夫猶世
俗之人

義者執者言其退速也即是進銳退速一
何執也此下得便奇特揩大遠者易至相欺
故以遠而觀其忠近而親者易至於褻慢
故以近而觀其敬斂頻斂則才易困故以
頻使之而觀其能未明者對卷必遲故
卒然問之觀其智期約之急易至於失信
故急與之期而觀其信賂財易至於苟得
故委之以財而觀其仁此仁字與道字同
患難易至於苟免故告以危而觀其節酒
能畧人故以酔而觀其威儀則儀則也色
能惑人故以雜處之而觀其自守徵者驗
也以此九者而驗之則賢與不賢可見矣
此一段議論甚正乃借爲孔子非不敬孔子也 正考父一
之言可知莊子非不敬孔子也

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孰
於

文粹云而夫甫夫也

掬扁音軒以手高舉也又音
欣又音迄

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吕鉅再命而
重上傳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偃背曲
也僂腰曲也俯身伏於地也言爵愈高而身愈下
也循牆而走不敢當正路而行謙也世有
此賢者則人孰敢不以爲法軌法也而夫
言輕掬也名呂鉅驕矜之貌也車上傳者
名也唐堯也諸父者驕其宗族呼叔伯之
而且不受此許許由也堯讓天下於許由
許豈知有唐堯與唐堯許由之事乎協合也以我
孰協者言彼又孰能合而觀之乎 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及其有眼也而內 賊莫

五燈會元十三洞山良价禪師傳云末法時代人多乾慧若要辨驗真僞有三種滲漏一曰見滲漏機不離位隨土在毒海二曰情滲漏滯在向背是處偏枯三曰語滲漏窺覦失宗旨昧終始濁智流轉于此三種子宜知之

視內視而敗矣此數語於學道人分上最為親切禪家所謂滲漏心又曰第一念便是此意德為德也而又有思前算後之意喻如心又開一眼之滲漏謂之第二念以此有眼之心而視其內則千差萬別紛亡擾亡不復知有渾然者則無緣可以成道矣故曰敗也

內德有五心耳目鼻口也中德心也在心之害故曰中德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此匹亦反其所不為者也

言耳目鼻口之害不如在心之害故曰中德為首有以自好言我有所能也此皆也

圓覺經卷二云當知菩薩不與決繫不求法脫不厭生死不受涅槃不敬持戒不重久習不輕初學何以故一切覺

謂也以我之能而謂人所不能則此心不可學道矣圓覺云不重久習不得道我劍惠云如不會便是此意

形有六府美鬚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佚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惠外通勇動多慾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優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窮有八極達有三必有有時而必至於窮達有八極言八有所特者必至窮達有三言三必言慊然不足貌美也鬚有鬚也房元齡云李緯好鬚鬚是也長身長也大腰圍

爲戶部尚書時房玄齡留守京師有自京師來者上問何言對曰玄齡但云來子緯美鬚髯上遽除洛州刺史

郭注倜然大悟廳之貞肖稱歎也

大也壯有力也麗有華采也雲氣盛也敢志堅也此謂八極言八者皆過人必以此自持強而其終也至於窮緣循柔順不得已於事之意倜儻而憂畏也此三者比之他人皆不如人而必至於通達言其與世無競人必喜之也此皆莊子矯九之論形有六府言人身之中有此六筒藏蓄之地也知惠一府也外通者以其知惠用於外而求達也勇敢一府也恃力者必多怨仁義求名必多憂貞倜音黜達生智生一府也達有生之理必倜然自高達智一府也達衆人之智見必每事而消詰之肖肖消達令一府也在天者爲大在己者爲小達在天者則隨順之聽自然也達在己者則隨時所遭皆歸之命遭者猶有得失委命之心隨則無容心矣此二者自有分別所言六府而末後命字細繹篇兩處此亦文法也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没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

豢牛奈宗廟曰犧
疏云犧養也君王豫前三日

孩抶說案云孩笑撫愛之意也

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齏粉夫驕稱者驕矜而有孩抶蘆草也與編曲字同特此而食以此爲貨也萧之意也莊子之意也緯織也萧人之求富貴者皆危道也皆欺人之求富貴者皆危道也皆欺君也其君覺悟則必遭誅戮矣微之有殘食無遺也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與前篇龜曳泥中意同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此意蓋譏當世厚葬之人奪烏鳶而與螻蟻見之偏也此說雖過非真達理者未易及也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爲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

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萬物之理本平我
平其平則其一可驗我者亦不平矣萬物之理一
者亦不驗之心而驗之則其可驗以不徵徵其徵
者言其莫之爲而以爲或之使者則是以不平之心而欲
以不驗之心而驗之則其平也不平其平也不平故曰以不平平其平
入於人爲無爲也愚者恃其私見而
孰於外不亦悲乎

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
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
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
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
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眞謂之至人以
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
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
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
名爲表以稽爲驗以稽其數一二三

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蓄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

孟子篇末云卷禹皐陶則見
而知之一卷湯則聞而知之

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
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
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
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
下裂莊子於末篇序言今古之學問亦猶
冶方術者多矣至於道術將爲天下裂分
明是一箇眉頭既總序後方隨家數言之
以其書自列於家數之中而鄒魯之學乃紳
述於總序之內則此老之心亦以其所著之
書皆矯激一偏之言未嘗不知聖門爲正也
讀其總序便見他學問本來甚止東坡云

莊子雖嘗議夫子亦看得出○方術學術
也人人皆以其學爲不可加言人人皆自
是也古之所謂道術者此術字與仁術心
術二術字同惡乎在無乎不在便有時中之意
言百家之學雖各不同而道亦無不在其
中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言神明之道何自
而可見也聖王生成之功即天地生成之
理皆原於一一者造化也曰宗曰精曰真
皆與一字同但如此作文耳以天爲宗以
德爲本以道爲門皆無爲自然也兆於變
化即原於一也聖人即天人至人神人也
薰然慈仁此以氣象言也法則有區別故
曰以法爲分名則有標準故曰以名爲表
以驗爲驗以稽爲決言其所驗所決各有
所據也其數一二三四言纖悉歷歷明備也
相齒若大小上下有序也以事爲常者各

禮記王制云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

孟子梁惠王篇下鰥寡孤獨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有常職也以衣食爲主者數民農桑也蕃息蓄藏如三年耕一年食之類是也老窮孤寡廢疾意者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是也凡其分官別職爲政爲教皆是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言古之聖人能盡之也可以配神明可以和天地酇和也育萬物和及百姓言其功用之廣大也本數精粗本未也係相屬之意也謂六通四闢言東西南北上下用無不可也道也道之運小大精粗皆道也故曰無乎不在此數句其於道之體用未嘗不明也數度可紀者也言其法度曉然而可紀者皆有舊法世傳之史書也尚多有之言皆載此事也鄒魯之士搢紳先生此指孰門而言之也分明是說孔子六經春秋道名分即名分兩字便有

懽亂臣賊子之意其數散於天下言鄒魯得其全而爲百家所分散於天下言數散於中國亦有稱道此事者但不能全如鄒魯之學而已天下大亂是說春秋以後也賢聖不明上無文武周公下無孔顏之徒也道德不一散而爲百家世天下多得一端而察焉以自好譬如天下之人多得其一端便自好而自謂天下只察見其一端而察焉以自好譬如天下之人多得其一端便自好而自謂天下只察見其一端而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不能相通一言耳不能視目不能聽口不能嗅鼻不能味各隨其所能故曰皆有所明以此譬喻百家衆技亦皆有所長亦時乎可用但不能該盡周徧聖人之道故爲一偏一曲之士而已天地之美因是而分析不全萬物之理因是而分析古人學問之全而察之則知百家之一曲者以天地之美稱神明之

容美道之在內者體也容道之在外者用也稱當得也內聖體也能稱神明之容者言當不得也內聖體也外王用也內外之道至此不明人各以其所欲而自爲方術百家之學自今以往迷而不知反必不可得而復合矣使後世之學者不能見天地之純全古道之全體此後世之不幸也道術之在天下自此皆分裂矣故曰道術將爲天下之所結裡極有此一句乃亦極爲好文字

萬物不睹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若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爲之太過已之大循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泛愛兼利而非鬬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

敎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已未敗
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
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
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
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
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
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
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

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
之川脛無胈髀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
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
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
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
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
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
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

辨相訾以觭偶不忤之辭相應以巨子爲
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
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
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
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
子眞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
不舍也才士也夫（不後後世不敎後世以
之飾爲麗也麗也不以萬物
華也繩墨自拘束也自拘束其身以矯世

而欲天下之用皆有餘其意主於儉以足
用說目備世之急言世人以衣食爲急故
至於紛華以致亂也古之道術有在於是
者學問之中亦有此理而墨翟禽
滑釐獨聞其風而悅之故曰聞其說而喜之太過言過甚故曰已之大
之遂至於爲之過甚也
循已者抑過之意也非樂節用墨子書中
之篇名言墨子既作爲非樂節用之書欲
天下之人其生也不歌不用樂也故非樂
其死也無殯斂欲之服近於裸葬以此爲節
用汎愛兼利於人無所不愛也故以爭鬪
爲非以不怒爲道傅不異者尚同也推廣
其說以爲傅而主於尚同也雖傅不異而
未嘗不用樂而墨子欲毀去之古昔以來

自貴至賤未嘗無居喪之禮而墨子亦欲毀之以此教人以三十之棺爲式而不用桐節用也所以愛人之道也不愛已者言自苦也愛人之人太儉苦矣故曰恐傷愛人言非人之所以愛人者言墨子之道要終必不可行也人生而墨以歌爲非人情不能無哭而墨以哭爲非不能無樂而以樂爲非是其道全不近人情故曰其果類乎類近也言如此果與人情相近乎其生也勤苦其死也薄葬太瀸言太刻也其行難爲者言所行他人難做也及天下之心不近人情也天下皆不堪而墨子獨能之任亦堪也雖一人獨能堪恐如天下之不能何既離於人心則非可以爲王天下之道矣名川天地之間大川也支川禹跡鑿而爲之也溱盛王器也耜捆土之具也九音鳩鳩

其功而雖治天下之川墨子之說謂禹太聖人自勞如此而況他人乎故與殷同禹與殷同也勤各也皆五國諸侯之恉言從學者衆也皆獲巳齒鄧陵子三人名也此三人皆居南方亦讀墨書者而其論怪太倍於墨子又且其說皆不同故自名以別墨言墨之別派也不忤不異也奇偶本異而曰不相忤此強辯之事也以觭偶不忤之離相爲問荅故曰相應巨法皃也傳其學者既多取其得法之大者以爲聖人而主之尸主也冀得爲其後世猶曰予巨子又傳之弟子以爲之後也後世猶在也推原其始則墨翟之意亦是美

意徧所行太過當故曰意則是其行則非相進者相比也言傳墨子之道者相尚爲自苦之事欲以治天下未見其治必先能召亂也故曰亂之上也雖然墨子之好出於其心之真今世亦無此人求之不得者言更無復有斯人也不止亦可謂豪傑之士矣才士者豪傑之稱也孟子闢楊墨兼言者數矣今以道術之外子論數家而不及楊氏者意以其學不足比數也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自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

陸方壺曰華山上下均平其冠象之以自表其德

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鬬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不累於俗去世俗之累也不飾於物不以外物自奉也不忮於衆不以人得其生爲願願人猶我皆願其足以自養而已以此爲心而暴白

於天下此宋鈃尹文之學也華山冠名也別宥即在宥也宥始本也萬物以此意接引人自安爲宥也隨分而自處爲別寬閑而也心之容心之體段也講明其心以語人而名之曰心之行者心之用也今釋氏所謂大用現前是也以和聊之意而合人之歡以此請四海欲尊置宋鈃尹文二人以爲其教主謂民好鬬也爲受侮不辱之說以救之謂時世好戰爭也爲禁攻寢兵之說以救之上以說其君下以救世人雖天下之人皆不聽之而彼自強聒不舍言誇說不已也上下皆見厭而強以此自貶必當時有此諺語故以此一句結之而曰故曰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

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其爲人之意太多其所爲太少其苦其爲之先生以此五升之飯師與弟子共飢言其師弟皆忍飢以立教而謂我不忘天下日夜不止蓋曰我之自苦如此豈爲久活之道哉但以此矯夫托名救世而自傲矯之也亦稍豫讓曰吾之爲此極難所以傲字曰君子不爲苟察不以身

史記列傳二十六豫讓爲智伯欲報讐欲刺趙襄子漆身爲癩吞炭爲啞其友見之泣曰以子之才事襄王襄王近幸子乃爲所欲願不易那豫讓曰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

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
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
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其說又曰不爲
苛察六六則非別宛矣言不當有我之辨也不以身假
物者事心皆自爲而不假借於人一以自助若於天下有損而無益雖明知其可爲亦不如已之故曰明之不如已也其學之太意則欲人於外無攻戰之爭於內無情欲之滅寡慈減削情欲也其學之大小精粗雖不同而其所行之太意公而不黨易而已適由健也
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

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右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辨之知萬物皆有所可皆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偏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

者也謨音莫又音奚又音模 賢賢也縱縱音子容反 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推直追反 拍直百反又音博 輓直管反 斷丁管反 與物宛轉舍是
與非苟可以免不師智慮不知前後魏魏魚威反 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
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音遂全而無非
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
無建已之患無用智之累動靜不離於理

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
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
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
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
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
非而已矣其風窾況遍反又火麥反然惡可而言
常反人不聚觀而不免於魠音元斷其所謂
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於非彭蒙田駢

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不
亦無私也易坤卦曰直也決去私意而無所偏
主趣物者言萬物之理趣也不兩者一也
不顧於慮不謀於智無言度也於物無擇
無所決擇眼界平也與之俱往順自然而
行也彭蒙田駢愼到皆齊之隱士其說以
爲天地亦萬物之一物則皆齊同
而其爲首者則無爲之道也天能覆不能
載地能載不能覆言有所偏也大道之學者也但知包容爲一而無所分辯此
在當時有一種辯說之學自有此語皆有
所可有所不可者言各有一偏也若就萬
物之中而選擇之則決不能周偏以此爲
教則不能盡其極若歸之道則無餘論矣
故曰道則無遺者矣選擇則有可不可也

泠然善也
文子云泠清冷之意決脫灑
之意泠決于物猶言遇事脫
灑

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無盛也冷決脫洒
也泠然而善決於物無拘礙也以爲道理
者以物之無礙爲至理也其說曰若以知
與不知爲分別將迫於知而近於自傷矣
薄迫鄰近也譴謫不正不定之貌無任不
留心於事任也尚賢以任事也彼既不事
天下之尚賢爲聖之學必尚操行
彼既縱脫而無行故以天下聖學者爲非
推排軼斷皆無圭角之意與物宛轉而略
無圭角亦無所是亦無所非以苟免於世
俗之累爲意不以知慮爲師無思慮也不
知前後之思義也魏音巍巍然者凡然不
動之意也推之而後行曳之而後往迫之
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之意也風還羽旋
磨石之隧皆無心而與物宛轉之喻隧轉
也回也以不見非於世而自全動靜隨其

名義集頭陀此云抖擻亦云
修治（○）抖擻煩惱故也
天子經云頭陀者抖擻貪欲
嗔恚愚癡三界內外六入若
不取不捨不修不著我說彼
人若爲杜多今說稱頭陀（○）
抖擻起物舉也
毳翼注音脆文惟或旭二音
扁渴虎襪反呼臭反逆風聲

自然而不爲過甚故不得罪於世人其學
如此者何也蓋曰物惟無知則無是已之
患亦無容心之累動靜皆順故不離於理
不求知於人欲終身而無譽唯其無譽所
以無各故曰未嘗有罪也無知之物木石
瓦礫之類是也建已是已而止也故其
說曰人之處世何用聖賢之名但能若社
堰無知之物則可以不失於道故曰堰不
適得怪焉之人故豪傑笑之以爲犹死人也
陀修行之者言彭蒙之徒以此見訾於世
住教之而後能也彭蒙亦直所師其師之
言曰古之有道者不以無是非爲主寂然
風之聲也謂其發言如飄風之寂然無所
容心雖言而何所吝言故曰惡而言其

見常與世人相反不能聚合倫類而觀故
爲一偏之說不免強求無主角而已飭
非道也故其言辨甚壯而其所謂道者
彭蒙田駢愼到不知道此莊子斷一句也
緊乎若以大緊觀之亦皆有閒於斯道但
不得其正耳此等結句看他文筆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
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
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
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無

歸藏云吾龜山經

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
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
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
其雌爲天下溪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
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
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
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
皆未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

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
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
之博大真人哉本道也物事物也以有積
與神明居此說先知是守自然者關尹師於老聃故
物爲宗以太極之始爲主建水主也濡弱
謙下即吾柔長存之意爲表者言其應世
接物隨於外者如此也空虛則物物皆全
矣故曰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人實理也
樂軒所謂一物都無萬物全是也在己
無私主也形物自著者隨物之形
見皆自然也水之動鏡之靜空谷之響應
皆無心也物乎若亡者恍惚之中若有物

而又若無物也寂乎其清不見其滿之名則失矣未嘗先人常隨人即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也知其雄守其雌以能而鳥於不能也知其白守其辱言自高而不爲高也溪谷在下而能容物爲溪爲谷爲容乃大之意也人皆取先已獨取後即未嘗先人而受天下之垢知曰守辱也不以實爲虛以虛爲實故曰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即以有積爲不足也惟其以虛爲實故雖無藏而歸然常有餘亦一物也人皆以巧爲巧而我以無爲爲巧故笑之人皆以福爲福而我以無爲福曲全者致曲而自全其身也苟免於咎者福莫長於無禍也以深爲根言其本

說苑云常樅張口示老子曰舌在乎曰存豈非以其軟邪齒亡乎曰亡豈非以其剛邪樅曰天下事盡矣

在於太一之始也以約爲紀言以至簡至約爲守氣之法也紀法也凡物堅者銳者則有缺即所謂齒剛則折也以能容人言則人於我無所侵削矣不劘於萬物爲量則萬物爲量獨全其生也可謂至極者言此天下人尊之之辭也至極之道也謂之博大眞人

寂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定以死生與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

天下爲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
以重言爲眞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
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
俗處其書雖環瑋而連仵無傷也其辭雖
參差而諔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
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
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闢深閎而肆
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

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
苄乎昧乎未之盡者叔漠無形無物也變
也死與生與不知生死也萬此一句即知
釋氏之學其來久矣天地與天地同
體也神明往與與造化同運也何之何適
動而無迹也萬物畢羅各盡萬物之理也
莫足以歸人莫知其所歸宿也謬悠虛遠
也荒唐曠大而無極也無端崖無貫無尾也
時恣縱而不儻者其說放縱而無所偏黨
也倘則讜也不以觭見者其所見不主一
端也觭奇也以天下之人愚而沉濁不可
以誠實之言論之莊語端莊而語誠實之
事也曼衍無窮也爲眞者言借重於古先
欲人以爲眞實也爲廣者寄寓爲言廣大

不拘也與天地精神往來與造化自然者爲友也不敖倪萬物者不以此傲倪於世也莊子之意正傲倪於斯世而乃爲此不是非者是非無所泥也無是非與世俗居處也瑰瑋高卦也連作戒懼之意無傷無譏於人也參差或彼或此或柳或楊不可定也諔詭滑聲諔詭也此兩句自說破其著書之意蓋謂其詩雖怪誕而自可玩味看得此兩句破便讀得莊子彼其充實不可以已者言其書之中皆道理充塞乎其間亦世間所不可無之書也本郎宗也言其書之本宗無非弘大深閎調適之道也闊開廣也肆縱放也上遂者可以上達天理也其言雖皆無爲自然而用之於世則應於教化而解釋物理謂可以化俗而明理也其理不竭者言用之不盡也不蛻者謂其言自道而來不蛻離於道也芒乎昧乎言其書之深遠盡者言其胷中所得非言語所可盡也自冒頭而下分別五者之說而自處其末繼於老子之後明言其學出於老子也前三段若三節雖然皆斷說其學之是非獨老子無之至此又若雖然兩字轉換處筆力最高不可不子細看也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

文粹云多方不成一家也

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墨翟宋尹彭慎到之徒猶爲見道之偏者若惠子則却特於辨而已故不免道術闕風之列特於篇末言之其書五車言甚多其所著書以五車載之而不足也其書雖多其所學未正其言亦不當故以辨駁不中義之歷物之意言歷歷物之意以辨駁事物之意至大無外太虛也至小無內秋毫之類也此八字自與莊子所說同但謂之大一小一便生辯說之端謂之一則無大小矣於一之中又分大小便是同中之異異中之同也無厚至薄也不可積者積則厚矣積之不已其大可至於千里又言天與小同

陸方壺曰人皆知南方之無窮而不知既謂之方則滿于有形會有涯際今日適越者昔行雖在今日而昔者已有適越之志若以神用而不以形用是不謂今日適越而昔至乎

言千里之大即無厚之積也天雖高地雖卑而天氣有時下降則亦爲卑矣故曰天與地卑山與澤平矣睨側視之則非中矣則中謂之側亦可故曰方中方睨物方發生而其種必前日之死者故曰方生方死有天有小是爲小同異合萬物而爲同異則爲大同異雖謂之大而不出小者之積雖謂之小而合之可以爲大則無同無異矣

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氾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

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南方海也本無窮而謂之方則必有窮四方皆然獨言南者非特舉其一見其三蓋天傾西北之方而海獨居東南北之三方又遠故特言之今日適越而昔來言足雖未至乎越而知有越之名而後來則是今日方往而亦可以爲昔來矣兩環相連雖不可解而其爲環者必各自爲圓不可以相粘不相粘則非連環矣燕北越南固非天下之中而燕人但知有燕越人但知有越天地之初彼此皆不相知則亦以其國之中爲天地之中而燕人越人也萬物與天地雖大即萬物中之一物何以爲大小即一體也大觀者言以此爲獨高於天下也故以其說教學辯之人天下之學者既相與樂之而其說浸廣故又有卵有毛以下之論

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踰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枘飛鳥之影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

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

卵有毛之在卵雖未可見而雀之爲雞毛各不同譬如雞鴨毛而不爲雞鴨足必有連而行之者此是爲三矣郢有天下言楚都於郢而自爲王亦與得天下同矣犬可以爲羊謂犬羊之名出於人而不出於物使有物之初謂犬爲羊則今人亦以爲羊矣謂羊爲犬則今人亦以爲犬矣馬有卵者胎生雖異於卵生而胎卵之名實人爲之若謂胎爲卵亦可卵犬羊之意丁子蝦蟇也蛙也楚人謂之丁子雖無尾而其炮也實科斗化成科斗既有尾則謂丁子爲有尾亦可水寒火熱亦人名之爾有火中之鼠火浣之布鼠能出入於火中火可以浣布則非熱矣空谷傳聲人呼而能應非山有口乎行於地則爲輪纔著地則不可轉則謂輪不輾地亦可目見而後指可至然目不可至而指不可得而分絕也龜長於蛇使龜如蛇之長則不名爲龜矣既謂之龜則其長合止如此謂之長於蛇亦可矩即方也規即圓也既謂之矩則不可又言今註入火不焚毛長丈許可爲布是謂火鼠以此毛織者謂火浣布

[illegible]云枘木端所以入鑿宋玉
凡斲圓鑿而方枘楚辭曰不
量鑿而正枘

謂之方既謂之規則不可又謂之圓枘雖
在鑿之中而枘之旋轉非鑿可止則謂之
不圍亦可言圍之不往也鳥之飛不可謂影之動矢
為而去但可謂鳥而去雖疾其在弦也則謂之止其射侯
鏃之去也雖離弦而未至射侯而未中則
也則謂之行離弦而未至射侯而未中則
是不行不止之時狗犬即一物也謂之狗
則不可謂之犬矣謂之犬則不可謂之狗
矣故曰狗非犬馬牛二一體也黃驪二色也馬
二體與色並言則謂之三黃驪二色也馬
牛皆體也一色附於體而見則為三矣白
狗黑黑白之名非出於有物之始則謂白
為黑亦可孤駒未嘗有母名之以孤則非
有母矣不可言孤又言嘗有母也一尺之
棰折而為二今日用此五寸明日用彼五
寸雖旋轉萬世不盡可也凡此以上又皆

學於惠子推廣其說以與惠子相應終其
身強辯而不已即桓團公孫龍之徒是也
飾人之心者蔽人之心也易人之意者變
亂人之意也一時之辯口雖可屈而其人
終不心服此辯者迷於其中而不自知也
故曰囿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者謂愈
恃其聰明以與人強辯也特獨與其
徒為人所怪訝而已其本領不過如此故
曰此其抵也抵本也自恃其口談之才以
為其壯與天地同所存雖自以為雄高而
實無學術

不墜不隊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
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

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
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
於物其墜隳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
其猶一蚊一虻之勞若也其於物也何庸
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
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
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
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畸人者畸

異之人也南方有一子獨高之人曰黃繚見
惠子而問天何以不墜地何以不陷風雨
雷霆誰實爲之此皆造物之炊豈可容言
而對且徧爲萬端之說萬物萬端也說既
多而猶以爲以增益以怪誕之論但以反
異於人爲其能欲以口舌勝人自爲名譽
是以與世皆不和不適不相得也在內本
無所得故曰弱於德徒然強辯於外故曰
強於物與者幽暗也言其所行之塗不明
自正人而幽僻也以天地之道而視惠施
所能猶蚊虻然以此而爲人物於世亦何
用乎故曰何庸充足也若但以一人之私
見而自足猶可若以此爲勝於貴道者則
殆矣愈勝也幾殆也不能自寧不自安於
也散於萬物之理以遷就

安軒林光朝字謙之莆田人
繩山林亦之字學可福清人
樂軒陳藻字元潔福清人

其說而無所厭足終於不知道而僅以辯得名卒於終也惠施亦爲有才者但放蕩而無所得逐於外物而不知反是可惜也驗放也響出於聲聲本響末也窮響於聲不知本也影出於形形本也影末也欲息其影不知形則影止乃與形共走亦不知本之喻也○此篇莊子之終也却以惠子結末雖以其不預聞道之列亦以辯者之言同皆以無爲有而其語亦自奇特故以寓之篇末蓋著書雖與作文異亦自有體製起頭結尾皆是其用意處如春秋之絶筆獲麟如中庸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書內篇之渾沌七竅皆是一箇體製不可不知也諸家經解言文法者理或未通精於理者於文或略所以讀得不精神解得無滋味獨艾軒先生道既高而文尤精妙之後其學既不傳今人無有知之者矣

莊子鬳齋口義卷之十終

莊子後序

南華一書今古之奇筆也然曾子之者或疏於清虛識之者或疑其怪誕雖文字之妙不容泯沒而箋傳不明爲書之累久矣余少侍樂軒陳先生聞其緒餘之論頗知好之而未能盡通其章句其後與竹溪共遊兩學時取而共讀之喜其剖析之明而離合不常所聞無幾然而好之益甚矣既成進士南歸閉居之日久遂得究力於諸經其於此書也愈讀愈好而愈疑之蓋此書之所以難通者字義多異於吾書言論或違於先聖旨趣之不可

扁土石之低水之窪謂之甽
象
蜎無角如龍
三江錢塘江松江浦陽江也
先河徙駭太史馬頰賈逵金胡
蘇簡絮鮑盤葛津

扁云揜戮也鬼谷子有捭闔
篇

詰如憑虛捕象閘而赤手搏蛟螭會歸之不
可定如窮三江而睇支流遡九河而迷故道
每一開卷未嘗不躍然以喜亦未嘗不惕然
以惑戊午訪竹溪於溪上因語而及溪忽謂
我曰余嘗欲爲南華老仙洗去郭向之陋而
逐食轉移未有閉户著書之日憂患廢退以
來遂以此紓憂而娛老今書幸成矣余喜而
就求之歸而幽讀之則見其條分而縷析之
斷而節解章無虛句句無虛字縱橫捭闔鼓
舞變化若無津涯而字字各有著落恍
然如醒得醒如繫得釋然後知其自立於

扁揭來聿來也揭發蒭詩
前漢吾丘壽王傳太臣特以簿
書不報
唐蘇遏傳部書填委
填滿也加也委任也

家而不可拘以字義雖縱懷於幽眇而不遺
於世事非不知詭譎雖異要皆徒窮其藩而未達其奥也竭來
誦雖博書壞委日力窘束而清且之初吏
試邑雖簿書叢委日力窘束而清且之初吏
圄未合必張燈諷誦之或竟一篇或終一卷
手舞足蹈如見其人於是作而言曰南華之
書斯世所不可無竹溪之解亦南華所不可
無者也蓋竹溪之學得於樂軒樂軒得之一綱
山綱山得之老艾歷三世之傳而無旁出著
竹溪既盡其師之傳又蒐獵釋老諸書於六

經子史之外故能究此老之隱微盡此老之機解使南華而可作必以竹溪爲知我者也讀此書者今可以無憾矣吾邑雖陋以其好之篤又欲廣其傳縮節裒餉幸而集事因識其所以好所以得所以喜者如此竹溪林氏名希逸字肅翁嘗爲文字官矣今以寶謨直玉局觀兼翰苑其書室也其諸文頗似莊子此書以口義名者謂其不爲文雜俚俗而直述之也景定改元中和節

宣教郎知邵武軍建寧縣林　經德序

莊子雄豪宏肆以神行萬物之上以心遊宇宙之表至樂極詣古無斯人其言辭蕩洞變化凌薄日月跳決雲河妙容流動鱗麗羽爛天昭海溟左縛而不喪遷雄而不肆又文之傑立宇宙者也　鬳齋著此書解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情其情而思其思夢其夢而覺其覺故能言其言而指其指聲昔笑貌身親出之而人親覿之然則是詎可以幸取力致哉　鬳翁學精識絶淵源深而練習熟其悟發之境蔑摩之地高曠則無有與嬰靜深而頴然上達吾觀鬳翁歸然抱負體用於天地

教授李士表述

莊周夢蝶

萬物同根是非一氣奚物而爲周奚物而爲蝶認周以爲非蝶是未能忘我也執蝶以爲非周是未能忘物也物我對待萬態紛糾謂彼不齊皆妄情爾不知物自無物雖蝶亦非我自無我雖周亦幻況容有分也栩々然而夢爲蝶即蝶無周蓬蓬然而覺爲周即周無蝶此見之所獨而物之所齊也天攬一身而私膠萬化而執以形開之覺而爲事之實以

之間充足明偉有以自伸其翩鯤鵬耶而又汎侵於其書如彼則其言非　膚翁孰能得之古之寶藏　膚翁所著卓然起莊子於朽骨發千余始讀之輒書奇遇於編末以傳子孫非敢已能知　膚翁之是書也

景定辛酉十一月巳巳三衢徐霖景　說跋

塊交之寐而爲夢之虛不知一夕之覺夢一形之開闢是也一形之開闢一性之往來是也一化爲物賦然而惡一復爲人欣然而樂物固奚足惡人固奚足樂此特萬化而未始有極者爾一範其形竊然而私之妄也必有大覺而後知大夢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夢不知覺故不以夢爲妄覺不知夢故不以覺爲真周不知蝶故不以蝶爲非蝶不知周故不以周爲是靈源湛寂觸處皆如變化代興隨遇無擇而吾心未始有知焉故是篇立喪我之子綦以開齊物之端寓夢蝶之莊周以奉齊物之意

噫舉世皆寐天下一夢也櫟社之木以夢告人元君之龜以夢求免尹氏之役夫以夢而樂鄭人之得鹿以夢而訟華胥以夢遊帝之所以夢至隨其所遇而安之者知其幻而非真也何獨於此不然彼致道者蹴以通其礙靜以集其虛誠以生其神寂以反其昭將視世間得失是非貴賤成敗生死真夢幻爾奚獨於周與蝶而疑之吾之真人其寐不夢其覺無憂吾嘗因是說而知周非特爲寓言

庖丁解牛

即無物而自虛者履萬化而常通執有物之

爲實者應一塗而亦泥然物本無物其體自離道無不通安所用解而謂之解牛者離冥心而未嘗見牛乘虛順理而未嘗游刃解牛於無解爾目以刀則十九年歷陰陽之數不爲不久以解則數千牛應世變之故不爲不多疑若弊矣而刀刃若發於新硎者蓋執迹則瞬息已遷操本則亘古不去妙湛之體在動而非搖虛明之用入塵而非垢意者一身已幻孰爲能養之刀萬物皆妄孰爲可解之牛有刀則能存有牛則所立物我旣融能所斯泯浮遊萬物之祖甚虛莫之礙也故能

未嘗批而大卻自離未嘗導而太窾自釋未嘗事而固然者自因未嘗有而枝經肯綮之自宜況大軱乎以是奏刀騞然而無應物之勞動刀甚微而無競物之心釋刀而對無留物之累提刀而立無逐物而逝其用之終又將善刀而藏之復歸於無用矣此刀之所以未嘗傷也雖然至道無在而在妙用非應而應在手應觸而觸不知手在肩應倚而倚不知肩在足應履而履不知足在膝應踦而踦不知膝天機自張而各自不知大用無擇而咸其自爾此其刀所以恢恢乎有餘地矣一

將有見牛之心則有解牛之累而衛生之經亦已傷矣此良庖以其割故歲更刀族庖以其折故月更刀也是刀也非古非今時不能攝非長非短數不能圍非新非古化不能移非厚非薄質不能定本然之剛不鍛而堅湛然之用不淬而明此庖丁用之如土委地而族庖每見其難爲也以道冥之在解無解非礙則解亦不知在礙無礙非解則礙亦不立以庖丁不視族庖解者解其礙也以族庖而視庖丁礙者礙其解也解礙俱遺虛而已矣切原周之意托庖丁以寓養生之主次養生於齊物逍遥之後夫何故物物皆適囿於形體之累者不能逍遥物物皆一列於大小之見者不能齊物以是寰寰然與物靡刃於膠擾之地其生鮮不傷矣惟內無我者故能逍遥於自得之場惟外無物者故能齊物於至一之域夫然體是道而遊於萬物之間彼且烏乎礙哉故莊周以是起解牛之喻而文惠以是達養生焉

藏舟山於壑澤

自物之無而觀之眞常湛寂且古而不去自物之有而觀之大化密移交臂而已失達此

者即其流動之境了乎不遷之宗夫然游塵
可以舍大虛秋毫可以納天地寄萬化於不
化之自直使負之而走將安之乎昧此者攬
其有涯之生託乎必遯之地夫然停燈者前
焰非後焰比形者今吾非故吾雖使執之而
留皆自冥冥中去矣此莊周所以有藏舟山
於壑澤之喻夫壑與澤虛明之所以況造物
之無心舟與山動止之物以況囿形之有體
道一而已矣一固無方壑之與澤爲有方矣
一固無體舟之與山爲有體矣夫一憧於動
止而游於有方囿於有體則一者自此對矣

有盛而衰爲之對有新而故爲之對有生而
死爲之對一則無配故獨往獨來而無古無
今對則有耦故相形相傾而隨起隨滅是故
以火藏火一也藏之以水則滅以水藏水一也
藏之以土則湮又況以舟山且有體矣壑澤
且有方矣擊而藏之且有心矣彼造物者之
未始有物者所以夜半得以負之而走也雖
然不物者乃能物物不化者乃能化化若驟
若馳日徂於一息不留之間化故無常也我
知之矣此特造物者愚群動而有心者所以
亡存亡也是心存則物存是心亡則物亡方

且藏之壑澤心之所見自以爲固矣不知此
纖毫未嘗立娥而失之夜半心之所見自以
爲去矣不知此纖毫未嘗動惟知夫大定持
之者故能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夫物
之所不得遯而皆存之處乃萬物之所係一
化之所待古之人藏天下於天下者以此夫
天下者萬物之所一也人者又萬物之一耳
誠得其一之全故知萬物之未始有極者動
無非我則天老終始皆所欲之而無所惡也
與夫一犯人形而喜之者其樂可勝計耶百
之人嘗言之矣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

莫大焉是樂也昧者終日用之而不知且宅
爾陳人爾與物周流於造化之逆旅爾安得
莊周藏天下於天下而論之

顏子坐忘

心非汝有孰有之哉是諸緣積習而假名耳
身非汝有孰有之哉是百骸和合而幻生耳
知心無心而萬物皆吾心則聰明烏用黜知
身無身而萬象皆吾身則支體烏用墮況於
仁義乎況於禮樂乎若然動靜語默無非妙
處縱橫逆順無非天遊孰知其爲忘也耶不
然厭擾而趨寂懼有以樂無以是爲忘則聚

塊積塵皆可謂之忘矣夫回幾於聖人而未盡遏於衆人而有餘順一化之自虛了乎我物者聖人也隨衆境而俱逝係乎有物者衆人也了乎無物則無往而非忘係乎有物則無時而能忘此回所以坐忘乎反萬物流轉之境冥一性不遷之宗靜觀世間則仁義禮樂舉皆妄名寂然靈源則支體聰明舉皆幻識忘物無物則妄名自離忘我無我則幻識自盡然仁義禮樂名不自名妄者執以爲名支體聰明識不自識幻者認以爲識知身本於無有則支體將自墮必期於墮之者未離於心見也且支體聰明之於身見也知心本於不生則聰明將自黜必期於黜之者未離於心見也且支體聰明之尚無則仁義禮樂之安有向也作德於肝膽之上而物物皆知今也無知向也役心於眉睫之間而物物皆見今也無見茲乃其坐忘乎然既已謂之忘仲尼不容於有間顏回不容於有應亦安知一毫之益亦安知一毫之損亦安知仁義禮樂之忘爲未亦安知支體聰明之墮黜爲至已乎夫即妙而觀墜者之忘車沒者之忘水人之忘道術魚之忘江湖亦忘也即龕而觀得者之忘形利者之忘真

又曰季咸者以寓物之妙而有感者也且感則有心以我之有心方且以我之有心而感人之壽夭者妄名起矣名既已妄又妄見之見既愈妄又妄言之世之滯於相不能冥妄者又妄妄受之直以是爲眞故棄而走也雖列子猶見之而心醉以其未能刳心也以其道之至於壺子未能絶學也故使人得而相汝夫壺者以空虛不毀爲體以淵深不測爲用子則出道之毋以應世者故能託無相於有相之間季咸則有心感者故每入而皆曰見壺子則無心

怒瞽者之忘車轍攫金者之忘市人亦忘也將以彼是而此僞乎道無是非將以彼眞而實而集虛者爾吾知其忘猶未忘也使進此道不忘亦忘孔子所以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也又奚貴忘

季咸相壺子

神之妙物者未嘗顯妙物之受妙者未嘗知妙是之謂神彼巫則巫神之言以死生存亡禍福壽夭以告人者其驗雖歲月旬日之可期似妙而非妙特若神矣既已謂之神巫而

而應者故每至皆曰示彼無心者踐形於無形之表彼安得而知之超數於無數之先彼安得而相之季咸方且累於形數而未離見見之處直以謂死生在是而莫之逃也故姶也示之以地文則嘆之以其死次也示之以天壤則幸之以其生不知死本無死心滅則死生本無生心生則生形之生死心之起滅也心之起滅見之有無也至人未始有心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與陰同德彼亦不得而見也必示之以地文而文者物之所自雜也與陽同波彼不得而見也必示之以天壤而壤者物之所自生也示之以太冲遂以爲不齊焉地文則陰勝陽天壤則陽勝陰冲則陰陽之中莫勝則天地之平也萬法一致本無高下彼見不齊爾然三者皆謂之機意其動之微而見之先故得而見之也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則示出於無所示矣彼以實投我而此虛彼以有受我而此無彼之起心役見爲有盡此之謂離人藏天爲無盡以有盡相無盡姶已此季咸所以望之而走追之而滅也雖然壺子之告列子且曰是見吾杜德機又曰姶見吾善者機又曰是見吾衡氣

機皆曰吾者猶且立我吾與之虛而委蛇不
知其誰何雖吾亦喪之示之者其誰耶相之
者其誰耶所以故逃也壺子之心太虛矣太虛
之體空明妙湛總持萬有飾之以榮華而不
留揮之以兵刃而不傷沃之以水而不濡燎
之以火而不焚一以是故爾壺子之心吊之
以死受之而不惡慶之以生受之而不悅名
之不齊受之而不爭彼率自失而滅亦不以
爲勝而得亦以是虛爾莊周方論應帝王而
言此者夫帝王應世惟寂然不動故能感而
遂通惟退藏於密故能吉凶司患一將出其

宗弊弊然以天下爲吾恐役於萬物而非所
以役萬物使人得而相可乎此古之應帝王
者所以蕩蕩乎民無能名也

象罔得元珠

赤水之北源含陽而不流崑崙之丘體安靜
而不撓以況性之自本者南望則交物而起
見還歸則涉動而旋復以況性之反本者性
天一開塵境並起既湛人僞遂迷大道元珠
其遺乎然性之可以因人而知使之者又其
誰耶性不可以有心而知索之者又其誰耶
使之非集虛也索之非默契也是三子者智

窮乎所欲知目竭乎所欲見口費乎所欲言而道終不得夫何故游塵聚塊妙道皆存焉鑛糠粃至真咸在近不聞於眉睫遠不離於象先流出乎方寸之境縱橫乎日用之際追之則冥山在前而愈遠問之則大隗非遥而盡迷以其索之故不得也且性本無知而知非知也性本無見而見非見也性本無言而言非言也即知是性以知索知反爲知迷即見是性以見索見反爲見礙即言是性以言索言反爲言縛謂之象似有而非有也謂之罔似無而非無也去智而迷者靈去見而礙者徹去言而緒者解此象罔所以獨得之也方其探入道之本則聖如黃帝有望乃遺愚如象罔無心乃得及其冥大道之原則一性無性在得非聖一眞無眞在失非凡向也遺之黃帝亦無一毫之虧今也得之象罔亦無一毫之得亘古亘今而獨露眞常大惑大靈而咸爲覺性庸詎知三子之不得爲非而象罔之得爲是也故雖黃帝將異之

莊周游濠梁

物之所同者同乎一一之所同者同乎道道之所致無所從來生者自生而生本無生形

者自形而形本無形凡流布於貌象聲色之
間者無不具此道我於物奚擇焉一性之分
充足無餘一天之遊逍遥無累物與我咸有
焉雖契我物之如者於此蓋有不期知而知
其妙冥契其理默會神者受之有不能逃於
其先者此莊子所以知魚樂於濠梁之上也
夫出而揚游而泳無濡沫之涸無網罟之患
從容乎一水之中者將以是爲魚之樂乎以
是爲樂齊諧且知之矣又奚待於周而後知
蓋魚之所樂在道而不在水周之所知在樂
而不在魚惟魚忘於水故其樂全惟周忘於

魚故其知一至樂無樂魚不知樂而樂真知
無知周不期知而知然莊周以是契之於無
物之表蓋將無言惠子嘗交於莫逆之際蓋
將無問莊周於此非不能然惠子於此非了
能悟以謂非問則周之言無所託非言則道
之妙無所見直將祛天下後世離我與物爲
兩者之弊爾將物自有其物則周固非魚矣
是安知魚之爲樂也耶將我自有其我則魚
固非周矣是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也耶知
與不知皆道之末此周故以請循其本也其
本末皆不如昔人嘗言之矣眼如耳耳如鼻

鼻如口口無不同在我者蓋如也視生如死
視周如魚視人如豕視我如人在物者蓋如
也如則物物皆至游無非妙處矣獨濠梁之
上也哉如則物物皆真樂無非天和矣獨儵
魚之樂哉吾知夫周與魚未始有分也然則
秋水之作始之以河伯海若相矜於小大之
域次之以夔蚿蛇風相憐於有無之地又安知
物之所以一則樂之所以全故周託儵魚之
樂以寓其意而至樂之說因是而作也右之
明乎至樂無有者常見於其言矣曰奚樂奚惡

醉者墜車

執物以爲有所見者誠車矣認我以爲實所
知者誠墜矣知見立而乘墜分庸詎無傷耶
彼醉者之全酒知以之泯見以之冥乘不知
有車墜不知有地身不知有觸觸不知有傷
凝然無所分焉且暫寄其全於酒者猶足以
外死生而忘驚懼況性天之全未始離者乎
天下一車爾託而乘其上者內開智見之營
營外逐幻化之擾擾一將傾覆於諸妄之地
非直骨節之傷驚懼之入也一開其天萬態
俱入猶醒者之視車覆且得無傷乎雖然探
形之始則天地與我並生原數之先則萬物

與我爲一奚物而謂車奚物而謂人奚物而
謂墜奚物而謂傷且心與物對則開天而人
心與物冥則離人而天機械去而所循者天
理也適莫融而所休者天均也行而無迹是
謂天遊動而無眙是謂天機舉不足以憂之
者天樂也舉不足以焚之者天和也以是相
天無所助也以是事天無所役也夫是之謂
全於天彼其視得失哀樂死生窮達猶醉者
之墜車矣嘗原周之意以是說於人生之篇
夫以謂有生者必盡有盡者必生知夫生本
無生故曰內觀無身泛觀無物乃能一其性
而不二養其氣而不耗合其德而不離通乎
物之所造而不爲一奚往而非天哉形全於
天而形形者未嘗有耳全於天而聲聲者未
嘗發目全於天而色色者未嘗顯口全於天
而味味者未嘗呈夫是之謂全於天是篇既
托之以醉者之墜車矣又以之復讎者不折
鐫鉦又次之以忮心者不怨飄瓦此其故何
也物自無物何心於有我自無我何心於物
物我未始有分也故墜者不傷讎者不折飄
者不怨一天之自虛爾然則以其對人故謂
之天一性無性況有天乎以其對開故謂之藏

一天無天況有藏乎悟此然後契達生之妙趣

古之道術

昔之語道者以謂道烏乎在曰無乎不在期之以在有耶古之人嘗言之矣在古無古在今無今在陰非陰在陽非陽在遠不離眉睫在近獨高象先在聚而流出萬有在散而收斂一毫道果在有哉期之以在無耶古之人嘗言之矣在天而天在地而地在谷滿谷在坑滿坑有在螻蟻有在瓦礫道果在無哉無不在無名謂之無而眞無不無也有不在有名謂之有而眞有不有也而在在者有無不可得而名焉昔之明在人之妙於天下者不敢以形數擬不敢以畛域倪即其旦古今而自成入散殊而皆一者強名之曰古人之大體是猶萬水普見一月之所攝也萬竅怒號一風之所鼓也萬象森羅一氣之所積也萬物紛錯一道之所原也神明得之而降出帝王得之而生成天人得之而不離於宗神人得之而不雜於精至人得之而不離於眞聖人以是而變化君子以是而慈仁以是爲法名操聲之數以是爲詩書禮樂之文古人即之以爲道術者非累於心也故不可以爲之

心術非鑿於智也故不可謂之智術非機也故不可謂之機術非技也故不可謂之技術此術也而謂之道其該徧者乎惜夫大全裂於道德之一散百家諸子隨所見而自滯以爲道術有在是也其生不歌其死不哭而墨翟滑釐聞其風而悅之爲人太多爲已太寡而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談課無任而笑上賢縱脫無行而非大聖蒙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以謙下爲表以空虛爲已關尹老聃風而悅之是數子者或以獨任不堪而滯道或以強聒不舍而滯道或以死生之說而滯道或以博大之域而滯道討其術之在道中猶礨空之在大澤也猶稊米之在太倉也猶小石之在大山也猶毫末之在馬體也自其所見則殊而自其所造之道觀之則不知其殊也此何故一石之徵與泰山均於成體一米之細與泰山均於成數一礨與大澤共虛一毫與馬體皆備此百家雖裂道於多方而大體未始有離也嗚呼泯百家無大全離大全無百家則不見大全非大全則百家不立其原一也終日大全而不知大全者百姓也欲至大全而未極大全者賢人也已

極大全而泯迹大全者聖人也故堯舜之相
授授此者也禹湯之相傳傳此者也周公之
仰思思此者也仲尼之潛心潛此者也孟子
之養浩養此者也伊尹先覺覺此者也莊周
之書率於是篇深原大道之本力排百家之
敝而終以繆悠之說無津涯之辭自刻於數
子之未深抵其著書之迹以望天下後世就
謂周蔽於天而爲一曲之士

宋華子病忘

宋者火所次而明陽者性常浮而動里則處
而非與華則浮而離根子則又其嬰孩之時
也中年則湛人僞之已深病忘則還性天之
暫復而謂之病者是世俗之病非迷罔之疾
也故動而開天所以生智惠靜而藏天所以
全淵默德有心則作德於物物之知心有眼
則役心於物物之見立則方寸擾矣本
然之忘悟不爲迷妄情之息反以爲病安知
夫古人語致道者必貴忘心乎夫人相忘於
道術真也魚相忘於江湖性也有足則屨非
真忘足則屨適矣有腰則帶非真忘腰則帶
適矣隨煙而上下者忘火也操舟而若神者
忘水也醉者墜而不傷忘車也兀者喪而不

見忘足也彼忘者若是其真也宋子之病幾其真者歟真則致一矣夫朝取而夕忘一於朝也夕與而朝忘一於夕也在塗則忘行一於塗也在室則忘坐一於室也今不識昔一於今也後不識今一於後也忘取與是忘物也忘行坐是忘所也夲也後先之不識非獨忘也且獨柰何以此而謂之病也耶既已謂之病則宜有受之者忘則又其受之者誰乎不知未嘗問且闔室而毒之毒弗已又從卜之不知此非吉凶之所能知也卜之不已又從而禱之不知此非鬼神之所能窺也禱之不已又從而醫之不知此非陰陽之所能寃也三者無所用欲求治寧者文物之地儒者仁義之術大全自此折也然後自無疑則卦卜奚占彼自無疾則藥石奚攻欲愈其忘識化其心使心有知試變其慮使知有以露之使知寒饑之使知飢幽之使知明心非一而爲物耦矣其寒而知求衣其飢而知求食其幽而知求明見非獨而心有對矣鑿之七日混沌之七竅遂開除之一日世間萬態俱起大怒而黜妻子知其有親於我而責

之深也操戈而逐儒生知其有求於我而藏
之切也十九年之境傾生須臾之忘安得是
故存亡也得失也哀樂也好惡也向也各各
不知今也營營不已蓋無心則忘有心則恐
是八者安知足以累心乎子貢問於孔子而
怪之以其溺於博學之辨也子貢顧謂顏回
而記之以其造於坐忘之虛也然華子病忘
非誠忘也當其忘則釋然而忘及其悟也則
怫然而怒是將以擾人者爲妄耶默人者爲
真耶恃不知忘時擾人之境日存悟時默默
之妙非遠夫何恐之有嗚呼心本無心因物
有心故心亡爲忘忘智本無智因知則智故智
徹爲徹德徹則不知忘之爲忘而忘亦忘矣
古之人貴夫坐忘而遺照

新添莊子十論卷終

寛文五乙巳歲孟秋吉祥日

風月庄左衛門開板